

●当代文学书系●

ZHANGXINZUOPINJI

张欣作品集

致命邂逅

- 爱又如何
- 真纯依旧
- 岁月无敌
- 此情不再
- 今生有约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二十一集电视连续剧

《致命邂逅》剧照欣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欣作品集/张欣著. —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258-05620-1

I. 张 II. 张 III. 文集—当代 IV. I319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2035 号

张欣作品集

作 者: 张 欣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: 贵州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40 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258-05620-1/I.853

定 价: 22.00 元

目 录

致命邂逅	(1)
爱又如何	(44)
真纯依旧	(91)
岁月无敌	(128)
掘金时代	(176)
梧桐梧桐	(227)
爱情奔袭	(274)
此情不再	(284)
今生有约	(322)
你没有理由不疯	(386)

致命邂逅

将近十点钟时，天已黑如墨斗，微寒，夹风夹雨，是那种丝毛细雨，打不打伞效果一样。夜空当然没有星光月辉，霓虹灯、火树银花都有些黯然神伤的味道。

世界贸易大厦内的水晶吊灯熄了一半，滚动式电梯只下不上，各个精品店铺都在打烊。残余的顾客意兴阑珊地渐渐离去。本市最大的吉祥超级市场，设在世贸大厦五楼，此时，几个穿着商场制服的女孩从超市走了出来。其中身材高挑、玉肤冰肌的徐寒池显得颇为出众。

她是吉祥超市的收银员。

虽然搏杀了一天，她显得有些疲倦，但沉沉的双目中仍显出无比的柔媚，她随意地理了理零乱的长发，在世贸大厦的门口与同事道别。

寒池刚撑开伞，准备跑向公共汽车站，忽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，便驻足四望。

离她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没打伞，双肩已经有了湿渍，显然他在这里伫立多时了。这个人，不说话，不行事，看上去也是一派学者风范。

“章教授！”寒池惊叫了一声，扑将过去。

这实在是太意外了，章品甫教授是寒池男朋友章迈的父亲，章迈毕业于名牌大学金融企业，后分配到胜达证券公司任报盘员，因

工作出色，不仅反应快，且操盘准确，颇得经理器重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便被公司派到联合交易所担纲上市代表，即众所周知的“红马甲”，可谓前途无量的角色。

难得的是，章迈人生得俊朗、飘逸，一米七八的个头，体魄伟岸但气质书卷。若投身演艺圈，保不住就是当家小生，走到哪里，都会成为女孩子关注的对象。

父亲章品甫是计算机研究所的副所长，主管业务，是此行业前辈级人物；母亲艾晓云是省交乐团的指挥，家里除了章迈的姐姐在美国读艺术学院，主攻美声唱法，就再没有任何闲杂人员了。连电视台的编剧们都要反过来羡慕这样的完美家庭。他们能编得这么圆满吗？

相比之下，徐寒池生长在米市路金贵巷，这里密密麻麻地住着普通大众，鲜见知识分子。寒池幼年丧父，母亲在第三毛巾厂当工人，四十多岁起别人就徐妈徐妈地叫，可见生活的担子不轻，早早地就红颜退尽，悴色百生。守得云开日出时，寒池也没能考上大学，不过倒是在环境优越的吉祥超市做了一名收银员。

章家无声地拒绝寒池的介入，他们知道章迈迷寒池，按照他的说法是寒池不仅美色，并且纯情，这样的女孩已经无处可寻。大学时的女生可能会门当户对，但她们不是四眼狗就是自大狂，一笔款项还没接触过呢，就对朱镕基的金融政策照圈照点，章迈实在是不喜欢。见儿子态度坚决，章品甫和艾晓云商量了许久，达成共识是若正面干预，章迈很可能会更起劲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你反对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捍卫什么，出演新梁祝的版本不足为奇。所以寒池到家里来，章迈的父母待客客气、周到，但神色极其漠然，尤其是章迈不在场的时候，这种无形的压力令寒池心情忧郁而又无从诉说。

如果她向章迈抱怨，章迈会觉得她多疑、敏感，可是不说出来，她就得时时刻刻承受这种压力。章迈家住高知楼，房子多，如果结婚后搬进章家，这种压力将加码到什么程度？

有一回，章家的保姆放假，晚饭后艾晓云在厨房洗碗，寒池进去帮忙，艾晓云冷淡地说，“不用了。”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只当

寒池隐形，搞得寒池走、留都不是，只好陪站在一边，对艾晓云行注目礼。

还有一次，寒池在自己的吉祥超市买了最好的保鲜的华盛顿苹果到章家，这种苹果价钱昂贵，寒池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结果艾晓云淡淡地对她道：“以后快过期的东西就不要拿到家里来了。”寒池这才注意到保鲜日期，那也还有一个半月呢。

当然，章品甫没有这么刁钻，但他把学位看得很重要，研究所新分来的女大学生，他觉得谁都比寒池好，已经向章迈推荐过两位研究生了，有一回周末，他叫她们到家里来吃饭，在饭桌上用英语对话，并大谈深不可测的话题，章迈还能插上嘴，寒池就只有闷着头扒饭，连菜都不好意思夹。

不过章迈倒是一个劲地往她的碗里夹菜，毫不掩饰地呵护左右，整个饭厅的情绪热烈而又有些怪怪的。

寒池内心非常矛盾，她不知道该不该与章迈交往下去，但是有一点很清楚，她是爱章迈的。

为什么不爱？他有才有貌，又是多少女孩梦中的白马王子，且他对她无比关爱，没有半点的轻视和隔膜。

可是对于寒池来说，她与章迈之间，照样挡着关山重重，家庭，有时是最难以逾越的屏障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寒池见章品甫在雨中等着她，能不感到惊讶吗？

她原名叫章品甫、艾晓云伯父伯母的，但有一回艾晓云背着章迈更正她道：“叫教授，叫阿姨。”寒池马上就改了口，她知道人家不愿与她拉扯得太近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反对这门亲事呢？要这样一点一点地折磨她？！

徐妈对章迈总是格外热情。只要煲了汤便要叫章迈到家里吃饭，她觉得女儿找的这个对象理想、体面。一开始，寒池有些虚荣，嫌家里小，拥挤不堪，金贵里哪有什么金银贵气，均是一户挨一户的下层市民，家家门前堆满杂物，头顶晾着万国旗。米市路是成行成市的大拍档、食杂店，外加一个农贸市场，鸡鸭鹅狗的叫声

不绝于耳，石板路终日湿漉漉的，鱼档、肉档、蔬菜档散发出一股股令人反胃的气味。寒池不肯带章迈到家里来。

徐妈道，“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你要把我藏到几时呢？我又不是出身舞女，叫你这样难做。”寒池沉吟道，“我想等到感情稳定一些再带他来。”徐妈叹道，“你不带他来，感情怎么会稳定呢？他如果嫌弃我们，早一点面对，总是好的。”寒池觉得也对，就硬着头皮带章迈到家里来吃饭，章迈对这里的环境虽然有些陌生，但并没有特别的不屑与反感，而且盛赞徐妈做的菜好吃。

并且，寒池的坦白，不掩饰自己的出身，倒让章迈感觉到她美貌之外的质朴，这也是做妻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。章迈的择偶条件就是美丽、不善言辞、质朴，学历和干什么工作他不在乎，所以寒池带章迈到家里来实是得分之举。

寒池见到章品甫，扑了过去，脱口问道，“出了什么事了？”因为不出事，章品甫哪会来找她？章品甫有气无力道：“你晓云阿姨心脏病突发，在医院里抢救……”寒池吃惊道：“那我们赶紧到医院去吧。”品甫叹道：“我在医院已经陪了一天了，医院坚持要陪人，所里明天还有会……”寒池忙道：“今晚我来陪吧，到医院我就打传呼电话，告诉妈妈今晚不回去了。”

两个人慌慌张张地上了计程车，向医院奔去。寒池直觉章品甫锐气全无，满目沧桑，一下子老了十岁，因为过去的关系并不密切，寒池也不便问什么，想是因为晓云阿姨的病急成这样的。

计程车很快驶到了省人民医院东病区，艾晓云躺在监护室里，双目紧闭，身边是精密仪器与数条医疗管道，猛一看令人畏惧。心脏监护器屏幕上的信号微弱地闪动着。除此之外，你无法证明这个人是死是活。

值班护士详尽地向寒池交待了看护危重病人的注意事项，等她完全领会之后，便出了监护室准备往家里挂传呼电话。但见空荡荡的病区走廊里，章品甫独自一人，呆呆地坐在一条长椅上。

寒池见过护士之后，就已经催促品甫赶紧回家了。万没想到他还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。她轻轻走过去问道：“章

迈来看过他妈妈了吗？”

话问出口，寒池才感到奇怪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章迈一个电话也不打，这之前，来过一个电话说忙，再就没有声息了，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。

品甫默默复默默，不敢直视寒池的眼睛，寒池情不自禁地坐到他身边去，紧紧地盯着他。

章品甫低声道，“章迈出事了……”寒池急道，“什么事？他出什么事了？”

说起来，其实情况并不复杂。章迈在联合交易所当红马甲，除了给胜达证券公司的客户炒期货之外，公司还有一个自营盘也由他操作，时间一长，章迈渐渐觉得得心应手，尤其自营盘赚了钱，一分一毫都不是自己的，惊心动魄了半天，只剩下丧气。年轻人，都难免有自恃聪明，发财心切的弱点，于是章迈私自调出炒期货自营盘的资金，自己开户头炒起期货来，开始的几笔，倒是顺风顺水，也就怂恿了他的胆子，进出的金额越做越大。忽一日，公司决定，胜达的几个出市代表调换红马甲的号位，其实也是为了防范他们用公司的资金炒自己的期货，不知道其他几个人有没有“猫溺”，反正章迈将自己的期货强行平仓之后，帐面上还欠公司二十五万人民币。

东窗事发，章迈锒铛入狱。

寒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整个人惊呆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要不是章品甫及时扶了她一把，也就软软地滑到椅子下面去了。

年轻的寒池，虽然家境平平，但也是好人家的好女孩，没经过什么风雨，这种事，只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，如今实实在在落到自己头上，简直辨不出是梦是醒。

那个晚上，寒池守了艾晓云一夜，也哭了一夜。

想到章迈对她种种的怜惜，她真是悲痛欲绝。可以说章迈毫无陋习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，不毫无节制地崇尚名牌；他知书达理，懂得尊重女性，同时又不失男人的潇洒和情调；他有良好的卫生习

惯，平时穿戴一尘不染，且素雅大方，是典型的都市青年的楷模。寒池不明白，她并不过分虚荣，也没向章迈要这要那，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？！然而，风云突变，寒池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爱章迈，她第一次感觉到心痛的滋味。

这一夜，遥遥陪伴着寒池的另一颗孤寂的心，自然是看守所里的章迈，除了无限的悔恨之外，章迈最想念的便是寒池。一连数日，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反复交待，成王败寇，他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只有在夜里，他才能慢慢地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认识到锦绣前程与他已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原先伸手便能触及到她的秀发的寒池，或许也微笑着又有一点点忧怨地离他渐渐远去。

初识寒池，章迈记得是在天河购书中心，寒池倚在书架旁翻书的样子，一下子把他的目光牢牢地吸定了。这个女孩太与众不同了，她不施脂粉，微显苍白的脸上，只有两圈弯弯的、浓密漆黑的睫毛——她低垂着眼睑，专注并且闲散地翻着书，披肩的长发滑落在胸前。她穿一件乳白色的小翻领T恤，蓝色的背带牛仔裤，黑包高帮皮鞋。这样的打扮，在花枝乱颤的女性潮流中，反倒是最引人入胜的。

她在翻什么书？他想。琼瑶？岑凯伦？或者三毛？她肯定不会翻《尤利西斯》吧。这时，她不知看到什么开心之处，突然抿嘴一笑，神情竟有几分调皮，他真是被她迷得人也痴了。

后来在付款台上，他看见她买的是一本新的横排版的《红楼梦》，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。时代几乎发展到抢钱阶段了，人人都在高速运转，希望及时地拥有金钱和权势，发财要趁早哇，就跟过去革命要趁早一样。谁还有闲情逸致读《红楼梦》？这可不是港台的文化快餐，来一道言情菜式，或一道财经菜式，大吃几口就饱了。《红楼梦》是古色古香的工夫茶，需要慢慢地品味。她是哪个朝代的人，怎么就婷婷袅袅地到了这里？

待章迈魂重附体，大厅里已经没有女孩子的身影了。

时至今日，章迈走进深渊，自然有恃才傲物的一面。别看他神情谦和，内心里觉得胜达公司三分之二的人是酒囊饭袋，就是经理

也未必在他眼里——有时话都说不清，分析图表臭不可闻。但在潜意识里，章迈希望寒池永远不要被社会污染，始终是穿着背带裤、捧着《红楼梦》的纯情女孩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辞去工作，在家里专职插花、茶道，坐在庭院的草地上读惠特曼。这种生活场景放在公寓楼里只能是矫柔造作的，所以章迈给自己规定的近期目标是一幢别墅和一部跑车。

他与所有的年轻人碰到的困难是一样的：空有豪情没有本钱。家境虽然不错，但知识分子能有几个钱？几万块钱做期货，那还不如不做。辛苦半天，能不能买得起别墅里的一个厕所和一个车轱辘那还不一定。

再说，艾晓云把钱看得很重，但又放不下架子来挣钱。交响乐团缺乏资金，演出越来越少，好的乐手被分割成若干小组，自愿去五星级酒店演奏挣点活钱；次一等的就去传销按摩器、生发水、美白系列化妆品。但是艾晓云的手，只能指挥交响乐队，怎么能摩挲着拉舍尔毛毯向人介绍它的优越性呢？！

只有章迈知道，他的家庭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样板家庭，典型的中看不中用，既不浮华，也不殷实，无非满足了章品甫、艾晓云的面子罢了，而他对这个家，从来就没指望什么。

自从章迈在购书中心碰上寒池以后，虽然也是惊鸿一瞥，但还不至于引出一部《西厢记》来，第二天一忙，也就把这事忘了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是一个星期天，章迈去世界贸易大厦十三楼的另一家证券公司找一位大学同学，上楼时觉得口渴，便去吉祥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凑巧是寒池为他收的款。

这以后，章迈就隔三差五地去吉祥超市买东西，反正生活用品总是要买的，付款时不管人多少，他肯定是排在寒池的收银机后面的那条队，时间长了，先认识，再送花，一切变得顺理成章。

接触了一段时间，两情相悦，真是天设地造。

章迈一边加倍努力地挣钱，一边在心中勾勒着美好生活的蓝图。

谁能想到人算不如天算。

他的案情基本了然之后，便允许家属探视。艾晓云还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里。章品甫来到看守所，章迈嘱咐他道：能救我的只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《金融时报》的首席记者杜拉拉，她是我高中的同学，认识一批打经济官司的律师，且手眼通天，千万把我的罪定在玩忽职守而不是贪污；另一个是寒池……章迈突然热泪盈眶，“叫她等我”这几个字哽咽得听不清楚。

章品甫十万火急地找到《金融时报》，得到的消息是，杜拉拉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去了，问什么时候回来，答：才去。

此后他和艾晓云就只做寒池一个人的工作，叫她千万不要撇下章迈，“那他会彻底崩溃的。”艾晓云流着眼泪，“那里面是什么日子啊，没有一点精神支柱怎么挺得下来？”章品甫在一边也是老泪纵横。

寒池万没想到，她这个贫寒人家的、不太受欢迎的女孩子，如今成了章家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
她一直边上班边陪伴着艾晓云，直到心电图恢复正常后出院。两位老人要求她每周去看望他们两次，“不用你干活，我们见到你就是安慰。”他们不计前嫌地拉住寒池的手，亲人一般地叮嘱她。

寒池像乖女儿一样地点头。

医院里的病友非常羡慕艾晓云，称赞她有这么好的儿媳妇。儿子出差了，这是艾晓云的解释。

一天深夜，艾晓云醒来，看见寒池坐着小凳子趴在病床边上睡着了，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，尖削的下巴令人想到她的内心受着怎样的煎熬。艾晓云冲动地伸出手去，摸一摸孩子的脸，轻轻的一触，寒池就惊醒了，忙问她是翻身还是口渴？

老实说，艾晓云没想到寒池会这样陪伴她，下了班她就提着水果匆匆赶到医院，给她喂饭、喂水、擦澡、揉背，直到入夜，她才趴在床头歇一会儿。现在的女孩子，要多实际有多实际，碰到章迈这种情况，跑还来不及呢，哪还顾得上他的家人。

这倒真的令艾晓云惭愧了。她一生讨厌小市民，但此时才发现小市民身上也有大气的一面，而她，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一点不

乏小市民的习气。

所以，在这个深夜里，她既没有翻身，也没有喝水，她轻轻地对寒池道：“我过去有怠慢你的地方，你恨我吗？”寒池摇摇头道，“不，我那时觉得你们生了这么好一个儿子给我，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……”泪水顿时蒙住了她的双眼。那时觉得……现在看来，章迈并不是父母的好儿子，至少他辜负了她，辜负她的这份情。

章迈的律师例行公事地替他辩护。他被判的铁窗生涯是整整十六个春秋。

下班的路上，寒池头痛欲裂。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，从知道章迈出事的那一天开始，精神、体力、情感无一幸免地接受着严峻的考验。最难的事是在吉祥超市上班时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回到家里还什么都不能对母亲说。

母亲太不容易了，毛巾厂因为产品积压，库存的数额居高不下，厂里的资金周转越来越缓慢，效益根本谈不上。在岗的工人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，退休老工人的工资则拖欠得更是厉害，公费医疗更是名存实亡了。

徐妈倒是一个性情坚韧的人，下班之后，她就帮人补衣服，放裤角，旧西装改西裙什么的，家里的一台华南牌缝纫机，老得咔嚓咔嚓的，到底是名牌产品，机身上的漆脱得斑斑驳驳，也还是能用，不断针不倒线。米市街住的大都是下层人，一方面生活紧巴惯了，另一方面发财的总是少数，现在的都市，灯红酒绿，裁缝店的手工费一日高过一日，谁还有心情给你改旧衣服？

穷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红字，都没有人敢堂而皇之地勤俭了，你拿旧衣服满大街跑，人家以为你把裁缝店当当铺，要啐你的。

所以徐妈的街坊生意不错，她的手工费又收得低，人品在金贵巷有公论的，大伙都愿意找徐妈缝缝补补，再破旧的衣服她也不嫌弃。

寒池没事的时候，就帮妈妈拆拆裤角、拆拆拉链、拆拆垫肩什

么的。男人的旧衣裤，总有一股不好闻的味，寒池就特别替母亲义愤，整洁、好强了一辈子，现在倒要收拾起臭男人的东西了。

见寒池憋着气、鼓着嘴地拆旧衣服，徐妈知道女儿不顺这股气，遂笑道：“看着心烦，就扔在那儿好了。”寒池没好气道，“你一个人干，要干到什么时候去啊?!”徐妈道，“改旧衣服，都是不急的活儿，你不要小看这点收入，将来指着给你买嫁妆呢。”寒池道：“我自己又不是不挣钱。”徐妈道，“现在东西贵嘛，妈想你体面一点，别让章家说你是两手空空嫁过去的。”寒池不好再说什么，但见母亲的缝纫机一直响到深夜，心里总是酸酸的。

她怎么能把章迈的事情告诉母亲呢?

可是她自己，根本承受不了这场灾难。十六年，对她来说，简直是一个久远的漫无边际的日子，即便是等，能等到头吗?

并且，依靠什么支撑自己?现在章家视她为精神支柱，而她的精神支柱在哪儿?!爱情的分量在这种时候变得很轻很轻，不足以压住沉重的灾难。

她应该怎么做?寒池几乎每一分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最实际的做法是离开章迈，章家对她并非恩重如山，即便是这样走了，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他们也无话可说。但寒池知道自己做不到，以她的善良之心，她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时候离开章迈。然而漫长的等待，对她来说，不是不残酷的。

走来米市街，已经是华灯初上了。寒池放眼望去，沿街的大拍档正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，店主们当街当巷支起了活动桌椅，满头大汗地招呼食客，店小二川流不息地冲茶、上菜，远望、近看都是一派沸腾，徐妈常说，跟当年大炼钢铁似的。

街道的另一侧，是错落有致的杂食店、美发屋、水果档、茶叶档、小商品大全等等，这时也是灯火通明，热热闹闹的。店主们为了自己的小店引人注目，水果档是红灯高挂，蛇果、新奇士、菲律宾香蕉在这样的光线下，人见人爱，几乎成了半艺术品；发屋发廊张贴着巨幅美女头像，性感、妩媚地注视着路人；阿旦的杂食店四处挂得琳琅满目，九制陈皮、虾片薯条、康师傅、统一碗面、朱古

力豆无一不在空中飘荡，活像一棵圣诞树。

阿旦，本名陈旦庭，米市街的人都管他叫阿旦，自小就与寒池玩在一处。寒池小时候体弱多病，人又生得细小，加上没有父亲，常会受人欺侮，阿旦就会挺身相助。而阿旦小小年纪，放学之后，就被父亲抓来看杂食店，这种事不累但是困身，阿旦跑出去玩，被父亲揪着耳朵提回来，恨得他心痒痒地坐不住。寒池自小文静、爱看书，便拿着一本书过来帮他看店，阿旦和一帮男孩子顿时逃得无影无踪。

一天，阿旦踢球回来又饥又渴，忍不住吃了三块蛋糕，喝了两瓶汽水，这在陈叔眼里就是豪华、纨绔的行为，便叫阿旦吃他的老拳。陈叔是汽车修理工，手脚颇重，打得阿旦抱着脑袋蹲在地上。寒池上前挡住陈叔的胳膊，“陈叔，是我吃的……”一双大眼睛哀哀地望着陈叔叔，陈叔放下巴掌叹道：“你替这个衰仔受过，他哪里配?!”

霉雨季节，寒池家的房子漏水，四处放着铁筒和盆子接水，阿旦拿着油麻胶布爬上房顶为她们挡雨，下来像个落汤鸡，喷嚏连天，徐妈便给他煲姜糖水喝。

两个人的关系，只能是情同手足。

十五岁之前，寒池是地地道道的黄毛丫头，人又竹竿一样的瘦。十六岁时，像花一样地渐渐开放，出落得一天胜似一天的美丽。

阿旦成人以后，体魄相当魁伟，满胸的腱子肉，戴一块红线穿着的玉。他的生活道路，与陈叔的一模一样，在汽车行做技工，空余时间守杂食店，阿旦的母亲整日病病歪歪，扶着墙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。

寒池漂亮得这么紧要，简直惊心动魄，阿旦见到她便会有几分不自然，不像小时候那么大头虾，没心没肺，而寒池只会在阿旦一个人面前任性，出演大哥眼里的小妹。

这时候，寒池远远看见阿旦正在守店，招呼买主，便慢慢地走过去，待人丁散尽，阿旦才发现寒池，哇地一声叫道，“你怎么瘦

成这样？得癌了？”寒池啐道，“乌鸦口。”再就不说话，眼睛望着别处。阿旦嗫嚅道，“你要买什么，我给你拿嘛。”寒池道，“方便面。”阿旦道，“多少？”寒池赌气道，“一箱。”阿旦话也不说，就架竹梯爬到阁楼上去搬。

又问，“还要什么？”寒池不理他，恨恨地背过身去。阿旦走过来，小声道，“我又没惹你，干吗又要小姐脾气？”寒池气道，“你没惹我？干吗不问我买这么多方便面做什么？”阿旦老实道，“你买这么多方便面做什么嘛？”寒池还是不开心，“我叫你问你才问的，有什么意思？！”然后搬起那箱方便面便要走。

阿旦拉住她道，“你又拿不动，待会收了档口我帮你扛到家里去。”寒池只好不吭气，看他把方便面放回地上。

又来了几个街坊，买了点鸡零狗碎的东西。

再来招呼寒池，阿旦见她背光站着，并已泪流满面，阿旦吓得手忙脚乱地上板关店，夹起方便面箱，拉着寒池道，“我们走，我们走……”

走到金贵巷口，寒池停下呜咽道，“我不想回家，不想让妈知道……”阿旦便拉着她继续往前走。有一个死巷口不大有人去，小时候他们就坐在墙头说说心里话，长大以后，那里变成老地方。

那里对两个来说，已有天然的安全感。

沉默了子一阵，寒池才平静下来道，“这箱面，章迈叫我给他带到监狱去……”阿旦惊得弹起，“他犯什么事了？被差佬拉人？！”寒池便源源本本把章迈的事告诉阿旦。

阿旦听后，无言。

老半天才道，“你什么时候去送，我陪你……”又补充说明，“在外面等你。”

其实，阿旦一直是喜欢寒池的。有段时间懒在家里茶饭不思。陈叔明白儿子，便道：“你又不去跟她讲出来，她猜得透你的心思？”阿旦叹道：“我这么没出息，怎么开得了口？”他的确不是读书人，职高毕业之后就与人合伙做生意，然而经验有限、运气不佳，干什么砸什么，酒楼饭店不说，卖了一季西瓜也蚀本。本想发

了财好有资格追求寒池，几桩生意做不成，人都灰了，只好给父亲做学徒，当技工，混一碗安乐茶饭而已。喜恋寒池的那份心，不淡也淡了。

后来在她家撞上章迈，庆幸自己没向寒池表白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事。

然而此时此刻，阿旦也不敢胡思乱想，趁人之危，在他心目中，寒池虽是小妹妹，但神圣不可侵犯，与其说他爱她，不如说他怕她、宠她、痛惜她。

他也只有充当见义勇为的角色。

两年一晃就过去了。

寒池的日子过得艰难，不仅因为钱，关键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。

先是吉祥超市的同事们发现章迈在寒池的生活中突然消失，颇不可思议，以前送花、探班，电话频频，一块看电影、听音乐会，羡慕所有超市的小姐、大姐。现在章迈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仿佛蒸发在空气里，大伙私下里议论纷纷，一直认为章迈变了心，另有新欢了。

看见寒池日渐消瘦，问她章迈，她就脸色大变，环顾左右而言他，人们就越发感到结论正确。

有好事者竟然偷偷给胜达证券公司打了电话，想求证这个问题。想不到更大的冷门爆了出来。

那段时间，寒池去上班简直无地自容。同事看她的眼光都是怪怪的，虽然她性格温和，平时不得罪人，但她的美貌，她的运气本身已让许许多多的女孩内心失衡了，这种事，无疑让她们感念上帝公平。

再说，谁都会联想到，如果你寒池贤良，男朋友怎么会犯罪蹲铁笼？还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，逼他上了绝路。

又说，睡在一起了吧？要不为他守什么？！

寒池明知如此，又不能站出来与人理论，只能把所有的苦憋在